



电子  
游戏  
✱  
程序

孙健敏 著

# 天堂尽头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天堂尽头

——电子游戏\*程序

孙健敏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尽头——电子游戏 \* 程序 / 孙健敏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5

(企鹅丛书)

ISBN 7-5387-1655-6

I. 天… II. 孙…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1784 号

**天堂尽头——电子游戏 \* 程序**

---

**作 者:** 孙健敏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5387-1655-6/I·1581

**定 价:** 28.00 元



## 作者简介

孙健敏，1969年10月生于上海，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于90年代初与同仁一起创立北京大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实验团体——“空格二十”。曾有中篇小说《宫中的神话》、《大师的欲望》、《房子》、《贵族生活的开始》等发表在《钟山》、《小说界》等大型文学刊物上，对后现代之后的汉语小说可能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作品大多体现了一种“文化反讽主义”的风格。

## 系列电子游戏： \* 程序

宇宙电子游戏发展中心荣誉出品

A § 甲电子游戏促进协会监制

\* 程序开发托拉斯出品

Readme.txt

1、本游戏不配专门的说明材料，对游戏任务和情况的了解，必须在游戏过程中进行。

2、本游戏可选的角色共 11 个。其中丁鸿、皮条、夏日寒、老唐 4 人为主要角色，可在开始时选择，其他 7 个角色为次要角色，只有在其加入游戏后才可被选择。

3、本游戏的 11 个角色互相补足，共同构成 \* 程序，建议初玩者最好 11 个角色全选。

4、警告一：本游戏内容粗俗，凡爱好高雅之男女及年龄未满 18 岁人士，请勿进入。

5、警告二：本游戏思路混乱，言语模糊，有逼人发疯之嫌疑，神经脆弱者请勿进入。对本游戏可能造成的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6、千万不要阅读 Readme.txt。



## 角色 A1：丁鸿

1

在老唐失踪6个月后，丁鸿在密斯特汉森的帮助下，如愿得到美国著名的蛤福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登上了一架飞往纽约的波音747飞机。起飞4个小时后，他打了一个盹儿。因为这个盹儿，他彻底陷入了一个离奇的圈套。如同老唐在失踪前反复所说的那样：“我们活在\*程序中。”丁鸿虽然是在波音747上打的盹儿，但他醒来时，却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列火车拥挤不堪的过道上。首先让丁鸿发现这一点的是空气，他的眼睛还没有睁开，鼻子已经告诉他，事情出了点儿差错。

波音747上的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像咖啡里夹杂着一缕又白又稠的奶，虽不纯正，却别有一种风情，对丁鸿来说，这气味意味着浪漫的生活花一样地绽放在空气中。但现在钻进丁鸿鼻子里的空气却一点儿都不浪漫，这几乎已经不再是空气，而是一种气化的化学混合物，除了汗酸味、劣质烧酒味，里面甚至还有一点点蒜味、尿臊味、屁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丁鸿都叫不上名字的味道。



丁鸿的嗅觉一下子沉入了一个黑暗的冰窖里，紧接着是听觉。他的耳边传来了火车单调的咔嚓声，孩子的哭闹声，不着边际的聊天声、争执声，鼾声、呢喃声，一切汇聚成了

一片耳鸣似的喧嚣。于是触觉也不合时宜地配合起来，他感到环境在摇晃，燥热之气正从四周向他的身体裹挟而来，粗糙的衣服正在摩擦着粗糙的皮肤，一股热烘烘的水沫飞溅到了他的脸上。

他睁开了眼睛，看见一个穿着开裆裤的男孩正在撒尿。男孩坐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嘴里还叼着一只裸露在空气里皮肉松弛着的乳房。丁鸿紧张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体。他记得登机时，自己正穿着一套 8000 元的西装。然而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他身上虽然穿着西装，但那只是一条皱巴巴的民工专用西装。

现在，丁鸿的心也开始沉入那个黑暗的冰窖。为了弄清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他狠狠地往自己的腿上掐了一把。很疼，不是在做梦。

接着记忆也跟着出了问题。丁鸿开始不敢肯定自己一定就是丁鸿。原来的意识正在被一种陌生的记忆吞噬着，他开始越来越肯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小木匠，本名叫做王二宝，正准备到一个叫漂来的大城市，去寻找自己金光灿烂的未来。

如果根据这种记忆来看，丁鸿只是王二宝的一个白日梦，两种完全不相干的记忆让丁鸿开始犯难。他把手伸进西装的内插袋，但在原来放护照和机票的地方，他摸出来的是一张黑乎乎的无座火车票以及身份证。身份证上的脸憨厚而不失狡黠，旁边的名字是王二宝，丁鸿在绝望中踉跄地向盥洗室走去。站在镜子前面，他看见的正是身份证上的那张脸。



如果不是以前曾从老唐那里听说过 \* 程序这回事，丁鸿现在可能已经崩溃。他会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王二宝，从此以

后自得其乐地去做这个叫王二宝的男人，像他那样地思想、说话、吃饭、睡觉，乃至撒尿，或偶尔地想着某个城里女人手淫。

不过现在他开始相信老唐不是真的有点儿疯疯癫癫，而是非常清醒。这样一想，丁鸿的心里就好受许多，为自己不是生来就是王二宝而暗自庆幸，并开始暗暗盘算着如何从\*程序中跳出来。

score: 10005

## 丁鸿、老唐、夏日寒和皮条

在老唐失踪前的2年零6个月，丁鸿在金色天堂举办的梦幻业务培训班上认识了他。当时一起认识的还有皮条和夏日寒，他们都被编在培训班的同一个实习小组中。无论在失踪前还是失踪后，老唐的全名都叫唐近。

老唐给丁鸿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他有一颗笆斗般大的脑袋。这使老唐在那个梦幻业务培训班里显得非常醒目。当时跟丁鸿一起来上培训班的董如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回家后，当他们除了做爱便找不到事干时，便会把老唐的那颗脑袋拿出来开玩笑。应该承认，老唐的脑袋当时为他们夫妻生活的多样性作出过一定贡献。



最早对老唐的脑袋表示出浓厚兴趣的是夏日寒。其时，培训班已开了一个多星期的课，班上的人虽然彼此叫不全名字，但已经能在一起聊一些不关痛痒的事情。一次课间休息，几个男人在走廊里抽烟，不知怎么地，留着一头长发的夏日寒突然用手摸了一把老唐的脑袋，然后发自肺腑地说



道：“呵……老唐，你真了不起，竟然能有这么大的一颗脑袋。”

皮条也就是那个叫辛强的人立刻附和起来，用一种若有所思的口吻说道：“嗯，就是，这颗脑袋的确与众不同。”

丁鸿记得，皮条在最初总是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他穿一身褐色花格呢西装，带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时温文尔雅，像有着很好的教养，让丁鸿在面对他时总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卑感。但后来，丁鸿才知道在他们4个人中，其实皮条的学历最低，才初中毕业，而他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只是一副平光镜。皮条这辈子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做着同一件事，就是让别人看得起自己。

老唐听了夏日寒和皮条的话后，没有表示出一点儿恼火的样子，相反，他变得忧虑起来，仿佛他们的话触动了他的心事。“唉，我的脑子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说不定是生了一种虫子，它们在我脑子里不断地生子筑巢，把它撑得越来越大，把它掏得空空的。总有一天你们看到我时，我不再是我，而是一群虫子。”

听了老唐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其中笑得尤其厉害的是夏日寒，别人是用嗓子和脸在笑，大不了像皮条那样再抽搐几下身子，而夏日寒却是用尽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从头发丝一直笑到了脚指甲。

丁鸿觉得夏日寒是个危险人物，他凭感觉行事，而且非常投入，像一只在丛林里游走的豹子。作为心理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丁鸿推断夏日寒有自我毁灭倾向。

对大家的反应，老唐露出了满脸的不解，似乎他不明白，自己在谈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却会引起哄堂大笑。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大家，说道：“难道这很好笑吗？”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夏日寒喘着气说道：“老唐你真好玩，不愧有这么大一颗脑袋。我要是有你这么大的脑袋，我就不花这两百块钱来读什么梦幻业务培训班了，我一定去读一个博士出来。”

“我本来就是博士，不过这和我脑袋大不大没有什么关系。”老唐非常认真地说道。

老唐的这一席话真把所有人给吓唬住了，大家确实想不通，博士为什么要来上这个专门为即将开张的金色天堂梦幻乐园培养侍者的培训班。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皮条皱起眉头，显得沉痛之极，他唾沫横飞的嘴里露出了两大排黄板牙。“不是我皮条说你，老唐，你太不知自爱了。”

不过，丁鸿却能理解老唐，博士也得生活，也许老唐上这个培训班的目的和自己一样，为自己积累一点儿必要的经验，以便不久应聘金色天堂的高级职位时，在履历上多一个资本。不过，丁鸿后来才知道，老唐并不是这么想的，他真的想当一个侍者。

score: 20017



火车到站了。现在丁鸿已经有 10 个小时做王二宝的经验了，对这个新角色他已经开始驾轻就熟。身边的人正忙着收拾起行李，互相挤压着向车门挺进。丁鸿知道，如果现在自己还在那架波音 747 上，当飞机到达纽约时，自己说不定也会这样急切地想走下飞机。不过现在丁鸿开始知道，在 \* 程序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一个可供逃逸的出口。

这些想法让丁鸿有些心情颓丧，他依然躺在地上，任由人群踩着自己的被子，从自己的身上越过去。一个脸色灰白

的中年男人在丁鸿身前停了下来，将手中提着的一个大箱子顺势压在他身上，还用脚踢了踢他，露出一脸的不屑来：“喂，乡下人，装什么蒜啊？为什么赖在这里不起来？”

丁鸿像王二宝一样，因为疼痛和委屈而在嘴里呜咽了几句，并眯缝着被眼屎粘在一起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中年男人，不过进行思想这种高级生理活动的还是丁鸿。

丁鸿清晰地记得，在登上那架倒霉的波音 747 之前，在这个城市里，这类猥琐的中年男人一直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现在看起来，事情仿佛已倒了个个儿。在\*程序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并不是其中最糟糕的情形。因此现在丁鸿非常配合地对中年男人笑了笑，谦卑并且傻气十足，以便中年男人能充分享受到他的优越感。

中年男人的腰杆挺得更直了：“乡下人，傻笑干什么？快点儿让路。”

丁鸿连忙让自己动作滑稽地哧溜起来。中年男人这才心满意足地提起箱子继续前行，临走时嘴里还感觉良好地嘟哝了一句：“唉，乡下人就是乡下人。”丁鸿愣愣地站着，还煞有介事地吸了吸鼻涕。丁鸿觉得，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个王二宝的话，也一定会为自己丝丝入扣的表现而自愧弗如。

自我陶醉一番之后，丁鸿将地上那床肮脏的被子收拾起来，娴熟地将它们捆成一堆，随着人流的尾巴下了火车。

绕了个圈子，他又回到自己出发的城市，站在站台上，丁鸿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熟悉的句子：“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丁鸿想起来，这好像是电影《闪闪红星》中那个老还乡团长的台词。现在是 1997 年，国内最流行的电影是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第二集《失落的世界》，再过几个月连香港都要回归了。不过在 20 年前，或者更早，最流行



的电影是《闪闪红星》，那时丁鸿最想当的就是小冬子，此外就是胡汉三。丁鸿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想起这些，也许是王二宝让他想起了小冬子和胡汉三，在这座具有鄙视乡下人传统的城市里，他们现在看起来差别并不是很大。

不知不觉中，丁鸿已经来到火车站前的广场，他下意识地向广场上的出租汽车调度站走去。但很快他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丁鸿，而是王二宝。王二宝不能打的，王二宝应该坐公共汽车，有机会的话还应该逃一逃票。王二宝像个城里人，一定要比王二宝像个乡下人，更让这里的人们感到厌恶。

这样想着，丁鸿就这样做了，他努力地让自己表现出来的细节都更接近于王二宝的本色。丁鸿觉得自己实在可以算是一个明白人，即使在遇到这么大的麻烦时，都能如此镇定、如此一丝不苟，丁鸿因此有些厌恶自己。他甚至认为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烦恼正是在于，他总是能在任何事情开始前，就把它计算得非常精确，并且误差常常不会超过小数点后第九位。但是，由于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前，他就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了，因此其结果往往是这样的，等他觉得已经把所有的步骤都安排好时，他便会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已没有任何兴趣。不过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仍然会把事情一丝不苟地干下去。丁鸿一向是一个反对浪费的人。丁鸿甚至怀疑，这正是他和董如斯相亲相爱的理由。那天，当丁鸿第761次对董如斯说“我爱你”，忽然听到她对他说“我也爱你”时，虽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无聊和恐惧，但丁鸿还是毫不犹豫地吻了董如斯。

“我爱你。”丁鸿当时就这样心不在焉地对董如斯说，尽管从表面上看，他是如此春心荡漾、热血沸腾。但心里丁鸿

正在这样想，这是第 761 次了，她该有所反应了吧。随后又想，天气转凉了，如果那个安徽小贩来的话，可以向他买几双厚袜子。就在这时，董如斯对他嫣然一笑，说道：“我也爱你。”看着董如斯的笑容，丁鸿一阵毛骨悚然。虽然早知道，只要按计划行事，董如斯迟早有一天会有所反应，但董如斯的反应却使他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到底爱不爱她。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想怎样追求到她，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然，这很好，这确实很好。”丁鸿嗫嚅地说道，然后便开始盘算起接下来该干什么，想到电影里出现这种情况时，男女主人公总免不了要接吻，便吻了吻董如斯。董如斯看上去非常激动，这使丁鸿更加沮丧。

直至多年以后，当他和董如斯成为一对新婚夫妻的时候，这些清晰的细节依然像阴影一样密布在他的心头，他觉得自己当时就像一个被人扔在了陌生地方的傻瓜，而一手制造这个傻瓜的人就是他自己。即使他不再是丁鸿，而成为了一个叫做王二宝的陌生人，他还在为此耿耿于怀。

score: 38765

## 丁鸿和董如斯

在丁鸿和董如斯终于下决心要离婚的那天，他们郑重其事地作出了一个决定，再去吃一次葱油饼加豆腐花，地点是漂来师范大学附近小巷里的一个小摊。在读大学时，丁鸿和董如斯经常在那儿边进早餐，边谈恋爱。



丁鸿把那只旧闹钟调到了凌晨 4:00 点，闹钟却在 3:49 点响了起来。晚上，他和董如斯做了两次爱，但没有采取什

么避孕措施，这是他们婚后仅有的两次。做完爱，丁鸿便开始注视手上那块发出荧荧绿光的手表。当表的时针和分针构成3:49点时，闹钟响了。闹钟的时针和分针只行进到3:30点，但起闹指针却很认真地指在了4:00点上面。

董如斯的睡姿很漂亮，她赤裸着侧卧在床上，像一束漂动在水中的白色丝绸，鲜艳、浑然、柔软、饱满，似乎可构成任何样子的光滑曲线，像水一样流畅而不会留下一条折痕。丁鸿几乎不忍心去破坏这种美好的姿态，但他还是推了推睡在身边的董如斯。董如斯扭了扭身子，她似乎也醒着，晃了晃带着手表的手：“闹钟坏了，现在才3:53点，咱们还可以在床上躺7分钟。”

受她的启发，丁鸿也顺势看了看自己的表，3:52点，差一分钟。董如斯的表是汉森老头送的劳力士表，而丁鸿的只是一块中外合资的国产表。因此，丁鸿马上把自己的表往前调了一分钟。好不容易调到了3:53点，但当他再看董如斯的表时，她的表已经是3:54点了，在他把自己的时间往前调一格时，她的表也往前跳了一格，他们的时间仍然存在着1分钟的误差。表的不同将使他们的时间也永远不同。也许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唐说得对，这是个被\*程序催眠的世界，时间不过是一个必要的道具。

董如斯的劳力士终于指在了4:00点。该起床了，丁鸿硬了硬头皮，将自己从床上拔了起来，虽然现在只是初秋，但空气还是含着一丝阴冷的感觉，丁鸿感到自己的毫毛已在不露声色中竖了起来，他急忙一把从椅子上抓起了自己的衣服，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装了进去，黑暗中传出了身体和衣服的摩擦声，窸窸窣窣的，就像砂皮正在轻轻地打磨木器。



哒……嗤，一朵跳跃的火花在黑暗中跳动着，三根交错在一起的白色圆柱体在火花前闪了闪，很快隐没，丁鸿不知道自己刚才点燃的是香烟还是自己的手指，不过既然手指不疼，那么大概就是香烟吧。从另一个方向，一对白皙而纤长的手指夹着一跟又细又长的褐色蜻蜓在火花上点了点，又倒退着飞了回去。哒，火花像一个幽灵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两个红色的小亮圈在空气里闪烁着飘浮着，如同水中泛起的两个泡沫。

丁鸿的手抚摸着董如斯光滑的腿，问道：“要是这次你怀孕了怎么办？”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丁鸿已经感到这个问题问得很没有必要。

“谁知道？反正跟你没有多大关系。你问这个问题干吗？”

“没什么，只是觉得好玩。”

“刚才你为什么不用避孕套？”

“你为什么不让我用？”

“我想给你一个中头奖的机会。”董如斯像只猫似的笑起来，笑声低柔而且充满媚意，像涟漪一样荡漾在丁鸿的心坎上。丁鸿觉得如果生活只是一个凝固的瞬间，和她像夫妻一样生活下去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想到这些，丁鸿就忍不住用手重重地揉了一下儿董如斯的乳房。

因为丁鸿的抚摸，董如斯轻轻地呻吟一声，将脸埋在了丁鸿的胸口上。过了一会儿，丁鸿感到自己的胸口好像湿了，她虽然没有很激动的表示，但丁鸿知道她现在很伤心。她越伤心丁鸿就越绝望，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之间已经真的完了。尽管很早以前，丁鸿就开始以为他和董如斯注定要分手，但这个结局出现时，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难过。想



想着，丁鸿觉得这样想下去很没有意思，他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他捧起董如斯的脸吻了吻。丁鸿认为自己这个动作做得很精彩，即使董如斯的梦中情人周润发在电影里也做不出来。董如斯似乎也很满意，她热烈地蠕动起来，丁鸿的身体有了一些反应，看来他们又要做一次爱了。一想到要把刚穿上去的衣服再脱光，丁鸿就觉得这事情实在太麻烦了。

才10分钟功夫，他们便又完成了一次从无比充实到无比空虚的过程。他们又分别点起了一支烟。借着那两个小红点的一明一暗，丁鸿看到两缕青色的烟雾正在升腾着，空气里充满了薄荷味和焦油味。手表的滴答声和短促的呼吸声像两只黑暗的触角，在丁鸿双耳的鼓膜上拨弄着。一阵老鼠的吱吱声打破了刚在他耳中形成的和谐。

老鼠是一种很奇怪也很可怕的动物，丁鸿想，他宁愿面对一头可以把自己吞了的老虎，也不愿面对一只藐小得只要自己用手捏在灰色的脑袋上就可以杀死的老鼠。只要一看到老鼠，丁鸿就不由自主地浑身起鸡皮疙瘩，特别是与老鼠那对惊恐万状的小眼睛短促地对接时，他几乎能感受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剧烈地颤栗着，他的呼吸会变得急促，他的腿会发软发木发麻。

记得还在梦幻业务培训班的时候，曾有一次，夏日寒从市场卖老鼠笼子的人那里拿了一只大老鼠，并把它装在口袋里带到了班上，本来他想用这只老鼠逗班上的女人们尖声高叫，但后来不知怎么的，他最后并没有这么干。他只是将那只老鼠拿在手上把玩不已，老鼠在他手上龇牙咧嘴地挣扎着，那对凌厉的尖牙在他手上留下了许多齿印，殷红的鲜血从他的手上沁了出来。夏日寒好像没有感觉似的，只是百无





聊赖地看着那只老鼠，像在玩着一种可玩可不玩的游戏。坐在夏日寒旁边的丁鸿脸色已经越来越苍白。

“丁鸿，你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皮条坐在丁鸿的另一边，被他打颤的身子弄得浑身不自在起来，注视着丁鸿焦急地说。

就在皮条说这话的时候，夏日寒的手在无意中稍微紧了紧，老鼠发出了最后的吱吱声，它睁着那双惊恐的眼睛，正在慢慢死去。在那双高高凸出眼眶的眼睛逼视下，丁鸿感到自己的灵魂仿佛已经出窍，他喃喃地说道：“我看到了，我的影子印在那双眼睛上。”随即便晕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三天以后。

三天后，尽管据医生的诊断，丁鸿得的是急性肺炎，但老唐还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告诉他，是 \* 程序建立了他和老鼠之间的这种神秘联系，所以他才会在老鼠的眼睛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灵魂出窍。从此以后，他必须避免和老鼠对视。尽管那时丁鸿和所有认识老唐的人一样，不相信他那套关于 \* 程序的鬼话，但这件事却真的使他对老鼠的恐惧变本加厉。每次他做恶梦醒来后，他都能在床对面的镜子里看到一只眼里放着黄光的老鼠，蹲在他脑袋上方的床架上。

老鼠的吱吱声终于停止了，丁鸿感到一阵儿钻心的疼痛正从中指和食指向他发射过来。他低头一看，才发现手中的香烟差不多已经烧完了，那个小红点夹在了他两根疼痛的手指中间。他仔细地想了想，自己该如何才能使手指不再疼痛，过了一会儿，才突然省悟，答案原来是把那个烟头扔掉。于是他把烟头扔在了地板上，很快又想到地板昨天才打了蜡，于是又把烟头捡了起来，把它扔进了痰盂罐。“咚”地一声，红点慢慢淡了下去，隐设在黑暗里。丁鸿向董如斯

